



眼黑頭暈只發眩

空房獨守誰來問

幸眼无亲那个怜

陶謙仰面只嘆氣

口内暗叫龍天

弟子爲人多良善

沒有作惡心不好

命裡貧窮吾不怨

爲什麼

天降灾殃病來纏

飢寒二字真难受

不如自尽喪黃泉

人活百年終是死

我把那

妄想痴心一筆捐

想罷扎挣忙扒起

后仰前合下炕培

腰中解下一条帶

門后作套把繩拴

一伸頸項才上吊

腹又奪乎三兩番

皮匠陶三飢寒难受要尋自盡才要上吊腹又奪乎心中暗想說

住了我家七代虔誠供奉呂祖今日身逢絕地命在旦夕何不

告純陽大仙倘若祖師命威靈顯應打救于我也未可定

陶謙想罢回身轉

双膝跪倒地平川

眼望純陽老祖相

叩頭哀祝素心虔

暗叫只把老爺爺

大仙在上納吾言

弟子今日遭困苦 病好无錢真正难 无奈虔誠求老祖

望乞大仙答救偈 老爺打 唐室得道成正果

肉体飛升作上仙 三醉岳陽的古跡 洞庭飛过甚奇然

夙元未了完田顧 百花亭前戲牡丹 斧劍從把黃龍斬

点石成金只當玩 老祖威灵多显應 大發慈悲救陶謙

祝贊以畢將頭叩 他的那 一点虔誠感動天

陶皮匠虔誠禱告正遇洞賓遊巡打空中所过慧目遙觀早看其

意只見陶三祝贊以畢倘在炕上竟自睡熟一按雲光落將下来

竟入房中打梦中傲敘說陶謙醒来听吾分付于你

這才是 純陽老祖來護我 做叫凡夫在梦中

口内呼喚陶皮匠 仔細听神你是听 吾乃洞府却姓呂

道号純阳是我名 你家七代供奉我 不断香烟最至誠

良心感動天和地 吾來做叫度愚蒙 我看你

仙元不絕根行重 不久得道体飛升 眼前有病何足病

浮难浮灾休京怕 明日在 張儀門外將你等

大石桥北兩相逢 傳授你 点石成金玄妙法

如意神術別當輕 望着陶三吹口氣 仙家法術果然灵

登時救好陶皮匠 他那裡 哎哟一声把眼睁

陶皮匠在夢中被呂祖命仙氣一吹他的难滿灾消精神百倍打

夢中京醒把二目睜開一番身坐在炕上呆歎七只是發怔

陶皮匠 忽然京醒睜開眼 坐在炕上只發歎

方才夢見純阳祖 老爺显圣下雲台 大仙对面來做叫

丁寧囑付甚明白 他說是 陶謙該有神仙分

夙元未就被塵埋 仙氣一口將我救 身安病好散浮灾

明日城外把我等
越思越想心歡喜

祖師爺
陶皮匠

他必一定有安排
次日清晨早起來

皮匠陶謙一夜无眼清晨扒起慌七張七離了家下順着大街出了張儀門竟扑大橋而來

陶皮匠出城走了三五里之遙來到大石橋前抬頭往正北觀看四顧荒涼並無人走陶謙看罢低頭不語腹內沉音

陶皮匠

現睛四顧無人走

低頭納悶自沉音

老祖昨晚來托夢

句七言詞誦的真

丁寧分付三兩遍

叫我到此把他尋

一夜无眠盼到曉

天明一早就出門

莫非是

夢裡不真俱是假

妄想執高柱費心

自古說

神仙还把神仙度

真人怎肯度凡人

不如趁早回家去

耐性存心受我貧

陶三想罢長嘆氣

不由眼內泪紛紛

仰面觀天過午

一輪紅日往西沉

陶三打清晨早起直等到天交午錯日色平西別說是純阳老祖連一个人影兒也不見 這才是

從早等到日平西

滿面焦容愁煞門

嗔声不止氣長吁

怨恨自己時不至

會當今年運氣低

熱病一場凶又險

吸叫一禽喪清渠

雖說神仙來保佑

不諛妄想太心急

夢景當寔直可笑

訪仙不遇枉着急

呂祖如何將我哄

老祖言詞話又虛

耍的我

一早出門无吃飯

陣七發荒腹內飢

這一進城回家去

可嘆我

手內空虚沒的吃

說罢迈步才要走

伏又展轉暗遲疑

陶三想罢說且住純阳老祖乃是得道的真人豈肯欺哄于我到如今等了半天索性等到日落再回家去陶三正然奪乎忽見打

正西上 一个老道陶三一見滿心歡喜說這一定是呂祖爺

來了待我前去迎接 陶三一見心歡喜

他這裡

迈步如梭往前迎

相离不遠抬頭看

舉目觀眇眇一京

只見那

一个老道往前走

藍縷不托丑陋容

頭上道巾露着頂

破網披身針線縫

一条麻繩腰中紀

鞋襪全无把脚精

垢面蓬頭臉不洗

秃頭斜眼杯环睛

腿上生瘡如碗口

臭氣烘上淌血膿

一溜歪邪身乱恍

自言自語似顛籠

陶三看罷只發怔

不由跌脚手搥胸

只當純阳來度我

誰知道

妄想一場總是空

陶三看罷不由的心內着急口中嘆氣我只當是純阳祖臨凡誰知是个叫化的玄門我家內供着呂祖爺的圣相一日三次香長上相見昨日梦中看的分外真切是一个俊俏的人品這個老道

丑陋不堪如何是純阳老祖大料我任費心机今日是白走這一

湯不如趁早回家去罢陶三想罢伏又閃目觀眇只見那个老道

走在一顆柳樹之下打腰內取出一个酒瓶嘴对着瓶口靠樹而

眠竟自睡熟陶三看罷低頭納悶心下奪乎說住了我常聽見人

說真人不露相這個真人嘴对着瓶口睡覺這分明是个啞謎我

想二口相对乃是个吕字明是呂祖爺前來度我此時还不上

前哀求等到多咱想罢走到老道跟前擦衣跪倒往上叩頭說祖

師爺醒來弟子在此等候多時

這才是

陶謙恭透玄机妙

認定修行道德翁

緊行几步双膝跪

手拉衣衿不放松

口口只把祖師叫

望乞度脫我愚蒙

弟子從早就到此

堪上等到日歸宮

是求老爺發慈悲善

情願跟去苦修行

純阳聞听睁开眼

滿面堆歡長笑容
口中只把陶謙叫
仔細由神着意听
陶門七代將吾供
焚香禮拜甚虔誠
只因你有神仙分
咱兩方才得遇逢
有心領你歸山去
塵元未盡用何中
既願出家箇正果
几句玄机仔細听
人心一正邪念退
不染紅塵方騰空
緊鎖心玩合意馬
虔誠頂禮拜三清
九轉丹成通玄妙
天門坐破体飛升
五氣朝元花聚頂
那時節蟠
蟠桃會上定顯名
趙凡入圣非兒戲
莫把成仙看的輕
我今布你丹一粒
必要積德把好行
呂祖爷說罢取出一粒仙丹開言便叫說陶謙這粒丹葯名喚九
轉八卦如意紫金丹乃是仙家煅煉的至宝非同兒戲隨意点化
萬應于灵人吃了增寿延年鷄吃了化爲彩凤魚吃了頃刻成龍
点石成金点鉛爲銀如意隨心真有无穷的奧妙

這才是

呂祖爭孽飛仙宝

眼望陶三把話云

金丹本是真人煉

費尽仙家多少心

只因有元陽至宝

不枉你

七代供奉把香焚

你今有了丹一粒

受享榮華再不貧

凡事須要行正道

意秉虔誠敬重神

周濟貧窮行方便

全要公道莫虧心

塵元以淨脫凡体

那時度你上山林

頭一件

六欲七情要緊守

不可愛色去貪淫

第二件

休要痴迷生妄想

損傷生灵害好人

第三件

仙丹須要牢記守

千万不可对人云

你若

洩漏机関不打緊

只恐三清教主嗔

神仙一怒若見過

皮有非灾禍奔身

那時休要將我怨

以致成仇不羞恩

着意由神听吾話

莫要妄怀緊記心

說罢將丹遞過去

陶三接來跪在塵

往上叩頭忙進禮

他把那

祖師連七尊几尊

弟子本是窮皮匠

幸遇着

老翁念度迷人

我今得了仙家宝

怎敢

任性胡為得罪神

一定存心行正道

崑等那

麻元以滿作仙真

呂祖聞听心大悅

不由的

堆次代笑面生春

純阳老祖聞听陶謙之言不由的心中大悅滿面生春說若是這

等行來你定有神仙之分

詩 自隱玄坤不記春

几回滄海交成衆

曰 吾今幸得長生法

未肯輕傳布世人

話說純阳老祖聞听陶謙之言不由的心中大悅滿面生春說你
若依這等行未定有神仙之分這才是 老祖純阳腮含笑

陶謙由神听我說 可嘆世上人最多

惟有衆生難度脫

酒色財氣纏身体 爭名奪利苦奔波

金玉滿堂終不久

榮華富貴夢南柯 凡夫不想長生路

一派痴迷心性拙

轉眼光明无常到 只恐難見五閻羅

爪胎肉眼透不忝

紅塵好似是非窩 你今得了丹一粒

莫要妄為把好事

倘有不周就見過 性命殘生不得出

悟性忝玄非容易

修心養性受折磨 只等那

九九功元升仙界

才得入圣把凡脫 良言点悟須緊記

再等三年才会合

陶謙答應說知道 他這裡

連七叩首把頭磕

陶三聞听洞宾之言連七叩首說不用祖師丁寧弟子曉得純阳
說既然如此不可在此久存你我今日暫別待等三年之旨再來
度你上山共享清福 這才是 呂祖說罢不怠慢

仙家時下显神通 袍袖一抖双足踪

脚下生云起半空

拍展金光伴腸去

轉眼之間无影宗

陶三一見忙拜謝

進礼四頭望碧空

拜罢平身站將起

滿心欢喜笑盈七

轉身迈步回家走

兩脚如梭不住停

趕進張儀門一坐

不多一会到家中

用手慌忙開了鎖

取出金丹手内擎

只見那

异香扑鼻透肺腑

生輝五彩放光明

陶三看罢心大悅

奪乎展轉在心中

我今得了降邦宝

隨意点化妙无穷

從今不得受困苦

再不去

縫靴打掌把錐擗

有了良錢誰不敬

榮華富貴樂縱橫

陶三正然胡打算

不竟的

太阳西墜日歸宮

陶三手擎金丹正然打算不竟天色將晚慌忙把灯点上說我如

今先試一試法宝不知效否不效將家内一个破鉛錫灯台用八

化開定成一宅把宝往上面一点仙家與妙委果京人

如意金丹非兒戲

仙家與妙果京人

一宅鉛錫須刻化

登時變作雪花良

陶三一見心欢喜

深感純阳老祖恩

自古行善得善報

神仙不負好心人

陶門不把呂祖敬

今日焉得宝共珍

說罢將良忙收起

待我如今再点金

頑石尋了好几塊

仙丹一点妙通神

頑石變作金几塊

宝色生輝好爱人

陶謙不由心大悅

堆欢代笑面生春

陶皮匠仗着呂祖的仙丹点石成金銀錢廣有雖不敢與家治業

與先就大不全每日里手藝不作在街上自在閑遊

陶皮匠

点石成金窮變富

手藝不作日閑遊

信意吃曝胡花費

上下渾身穿錦綉

一日到有三遍醉

遇見亲明甌一甌

良錢花尺用丹点

易得仙方那用求

心廣体胖身安樂

又不焦来又不愁

呂祖良言付流水

不想成仙去修行 那日正在街前走 見个老年好眼熟
 陶皮匠那日喝了半醉正在街上閑遊只見迎頭來了一人年过
 半百身上藍綬不堪陶三一見心下奪乎說這個人好相菜市口
 兒開果子舖的李五如何弄的這班光景待我前去問他一問陶
 謙想罢走上前去說李五爺清日且說這个光景聞听有人叫他
 閃目观眇看了看認的是皮匠陶謙說三哥一向少金不知你在
 何處發財陶三信口答應說晚生只因跟着舍亲往南边任上走
 了一盪五爺你的宝舖生意可还茂盛李五見問只是嘆氣嗒声
 說三哥你若不嫌弃前面就是舍下献茶一杯慢七告訴你陶三
 說五爷既然有話晚生到要領教說罢二人走不多時就来到李
 五家下老者上前敲門說女兒開門

李五外面將門叫 只听裡面有人應 插闌一响分兩扇

陶謙閃目看分明

只見那

裡面開門是妇女

俊俏風流美貌容

青絲巧挽烏綾炤

藍衫素袄体輕盈

陶三观眇情不厭

全着李五上大所

二人坐下分宾主

李五開言把話云

前者開了果子舖

借了嚴府三百良

誰知買賣不利順

一年未还本利停

果舖难開捕上債

嚴府家人怎肯容

一日三遍来要債

尤如惡扇一般全

連本代利得三百

手內無錢賬怎清

哀懇與了十日限

若要还不了不成

他若一怒反了臉

我的殘生命定坑

又待將身尋中尽

心中难舍女娇生

老者說到這句話

痛泪如梭往下頷

陶三一見將頭点

沉音展轉在心中

陶三聞听老者之言低頭不語心下奪乎自己叫着自已陶謙你

蒙呂祖賜了一粒仙丹点石成金良錢易得年長三十一歲还未

婚配自古說不孝有三无后為大方才找見李五的女孩生的美貌我如今與他当面商議把灰府的這宗大債替他還上取了他的女兒為妻生下一男半女與祖宗接傳香烟再跟呂祖去出家訪道還不算遲

陶三想罷控背弓身往老者說五谷方才細听你老人家之言我心中不忍晚生到有一件事與你老商議只恐五谷見怪李五說三哥你我相與甚久有話只管請講小老兒焉敢見怪

李五毛腰身控背 三哥連七那住聲 你我相交年深久情投又重好賓朋 有事商議只管說 快些言明是所

陶三聞听心暗喜

他這裡

晚生在先作皮匠 手藝泊沒甚貧窮 口內連七稱太窮 江南任上打抽風 在外換了銀几百 多亏舍亲提拔我 飽戰而歸才造京

我今三十零一歲

还未匹配把婚成

又求令爱借秦晉

惟恐怕

你老心中不肯從

若肯招我為門婿

我與你

三百紋良把賬清

養老認尸如親子

久后臨危我送終

花棺彩木不用誦

三七之內念三經

火披麻穿重孝

喪盆摔破舉哀聲

就是那

愛妝奩全不要

家中凡事我調停

先典房來后買地

樣七完全頃刻中

另外還與良一百

舖子從開旧業與

陶三說罢一夕話

把一個

老者聞听長笑容

老者聞听陶三之言不由的心中大悅滿面生春說三哥此話果

难道晚生誑哄你老不成

李五聞听心大悅

他把那

憂愁拋去面堆歡

探臂拉住陶謙手

三哥的福听我言

我今欠下豪門債

性命相連別當頑

我偏无錢他定要

逼的我

上天入地兩為難

你今又助良三百

救命恩情重如山

不嫌小女容貌丑

情願與你結姻元

老汗招你為門婿

兩姓結親骨肉般

陶三聞听心大悅

滿面生春怪喜欢

慌忙离坐双膝跪

說道是

小婿叩頭拜太山

李五一見說請起

走上前来用手換

李五一見慌忙而坐說老汗既將小女許配何勞美婿拜謝但只
一件灰府的債通只與了十日的寬限日期將近姑爷的銀子要
方便老漢明日就去交还省的他來取討把他的賬目清还然後
好完你夫妻的大事陶三聞听說岳父放心這个不難銀子現成
侍小婿去取今晚就送來說罢告辭伴賜而去陶三回到家用
呂祖的仙丹点了三百兩銀子餘外又拿了几兩一齊都與李五
送來只等明日还了灰府好完亲事且說李五得子送來銀子打
發李五去后把女兒叫出來從頭告訴一遍

這才是

老者李五催女

始末元肉說一番

女子聞听无言語

不由代愧面羞慚

遲疑半晌才講話

說道是

天倫由神听我言

自從欠下灰府債

逼的偕

進退無門真可憐

日值焦愁人急死

那里有

三百紋銀把賬清

龙天恰念神加護

才有机元遇陶謙

先與聘金三百兩

這等仗義非等閑

急難之中將偕救

知心感念礼當然

父親还了這宗債

一家無事保平安

还有一件要緊事

天倫須當听我言

女子說父親我還有一句要緊的話與你前李五說我的兒不
知你有何話請女子說父親依我的主意這三百兩銀子不可一
塊送去只須三兩遭零碎交还李五不詳其意說我的兒不知你

是何主意女子說父親你老有所不知我想厥府知道借開了舖子把本錢折盡忽然間那有這許多的銀子去還他老賊府中豪奴最西倘有借端生事訛詐于你那時怎了李五聞听沉音了半晌說我的兒你的話雖然有禮但只一件我這一宗賬目乃是厥府的大掌家厥七經營這個賊性如烈火從不容人說話前者把我叫到他家就要動手吊打是我苦乞哀求才與了十日的寬限臨行分付三百銀子若短分毫一定要摺兩腿打折我若零碎還他厥七焉肯依允枉費唇舌白白的皮肉吃苦不如一總還他省的囉嗦父女誨話不覓天交二更爺兒兩各自安睡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清晨李五把銀子因答包庄上打在腰中分付女兒把門關上我到厥府還債不過夜後就回說出門伴長而去這話不表且說李五的女兒打發父親去后獨自一人在家只覓心

驚肉跳坐卧不安

佳人独自房中坐

只覓的

肉跳心京身不安

女子暗上說不好

此事蹊蹺定有元

坐卧不安自何故

不由奴家心胆寒

莫非是

我父還債有閃錯

厥府豪奴起禍端

莫非是

陶謙在家心后悔

不願娶我配姻元

莫非那

惡賊厥七嫌利少

又要吊打父年殘

莫非是

我途中把銀子吊

失却資才坑死偕

左思右想料不定

口中嘆氣兩眉攢

思量奴家真命苦

顛險敗落這二年

自從我母身辭世

閃的我

幸目無親真可憐

佳人思到傷心處

秋波杏眼泪珠連

接下文子且不表

把語描車另有言

且說李五代若銀子轉灣抹角走不多時就來到年七的家下

詩

雲淡風清近午天

傍花隨柳過前川

白

時人不識余心樂

將謂偷閑李少年

話說李五一直到了年七家下就有人報與年七七說與我叫
 他進來家人答應把李五叫來年七一見開言便問說李五你的
 銀子可從齊備李五控背弓身說七令小老鬼欠府上的銀子本
 利共是三百俱各代來請七令查數收明說罷將良子倒在炕上
 一封一封打開盡是細系紋銀年七看罷口中不語腹內生疑說
 住了我想李五舖子一開本不折斥前日被我叫來要用刑吊打
 他只是苦的哀求並不敢回交還今日忽然一來清還賬目竟
 有三百兩銀子這宗財帛來的有些邪道待我問他一問務要究
 出根底惡賊想罷開言便叫說李五小人伺候我且問你上資本
 折盡家下貧寒這三百銀子是何處得來非偷即盜之是來路不

明在我跟前從寔講來萬事皆休倘若隱瞞一字我把你送到有
 司衙門那許只怕難討公道

李五聞听年七話

心下着忙吃一涼

登時改裝平常色

他的那

面如金紙一般全

半晌無言只發怔

尤如炮振似雷烘

腹內睜上說不好

此事活上把我坑

惡賊究問許何細

一定胡爲行不公

倘若借端說詐我

李五眼下有灾星

隱瞞支吾不中用

到不如

從前一往訴真情

老着想罢不怠慢

眼望着

萬惡豪奴深打躬

口中只把七令叫

貴耳的听在上听

小人只会作買賣

我想敢

胆大胡爲越礼行

若門此銀何處得

有个元故在其中

小人欠下府上債

手內无錢賬怎清

日夜作愁无出路

坐不安來睡不寧

有一个

皮匠陶謙與我厚

此人垂簾采公明

義助紋銀三百兩

他的那

恩如再造一般全

小人无情將他補

把我的

女兒許配把婚成

這就是

一往從前真寔話

但有那

一句虛言天不容

年七問听微冷笑

惡賊坐怒冲七七

及七聞听李五之言心中不說滿面坐噴用手一把間言斷喝說

李五你這班就諛掌嘴一个縫鞋的皮匠他竟有三百良子與你

據我看來這个陶三不过是借皮匠的名色遮掩身子一定是个

強賊說罷分付家人與我把李五押定快去把陶三拿來得我究

問明白然后送到有司衙門問罪與民間除害

這才是

惡賊灰七毒又狠

平地風波把禍生

一心要訛陶皮匠

借端生事乱胡行

手下家人拉李五

尤如凶虎一般同

驚拿燕雀差多少

擁_レ推推往外行

老着時下魂离壳

害怕着忙京又京

陶謙仗義將我助

不料反把奸人坑

拿他若把年七見

到只怕

自福無福定主凶

好人反到遭惡報

這就是

九天密炮不分明

有心不把陶三叫

怎奈惡賊不容情

李五越想心越嘆

急的他

嗔声不止手搥胸

無奈領定豪奴走

竟往那

皮匠陶三家門行

按下李五且不表

急回來

把話橫更另找尋

李五領之年七的家人來拿陶謙這話不青且說皮匠陶三把銀

子送與李五等把灰府賬月还清好商議過門完婚

這才是

陶謙送去銀三百

只等那

李五回家就商議

倒運皮匠心欢喜

錯把喪門當喜神

我自一人家中坐 心中展轉自沉音 自幼生來真命苦

十五六上死双亲 跟着師父李皮匠 好容易

苦把苦拽長成人 手藝淡泊难度日 勞碌奔波身受貧

多号那 呂祖賜了丹一粒 頑石一点化成金

須刻榮華身富貴 盡是純陽呂祖恩 机元癸巧遇李五

无意之中之下亲 仗丹点了銀三百 又助資才还恩人

岳丈清白成府債 挑送吉日揀良辰 洞房花烛在眼下

不久的 招贅完婚我过門 少年夫妇偕運理

女貌郎才魚水亲 过上一年十数月 只求那

生下坟前拜孝根 羨續香烟傳后代 免的那

久后无人去上坟 塵元以滿不久恋 我與那

純阳老祖作徒門 莽性修行參玄妙 丹成功滿作仙真

陶三正然胡打算 只听那 外面吧七人叫門

陶三正在房中胡打算忽听外面有人吧七敲門陶三聞听心下

奪乎說外面敲門這般凶險待我去哨七欠身离坐往外把門一

開 陶三把門一開成七的家人不由分說一擁齊上把陶三揪住說

我們奉成府年七爷差來叫你問話

惡奴拉住陶皮匠 尤如猛虎咬綿羊 七爷叫你問話

定要究出就里詳 陶三一見魂不在 唬的他

面如金紙臉焦黃 年七叫我因何故 到只怕

吉少凶多有禍殃 无元无故來尋我 天降非灾這一場

陶三正然心害怕 只見那 李五跟隨在一傍

陶謙一見知就里 不由的 无明火起滿胸堂

陶三正然着急一回頭只見李五也在中人之內他的心內就知其意說一定是李五恩將仇報在年七跟前說我有不借端生事這樣无良心的人世上也少有越思越想真正可恨

陶皮匠

越思越想心內惱

洩氣无名往上攻

用手一指叫李五

老賊由神仔細听

只因你

欠下炭府七爺債

遍的你

尋死上吊願傾生

途路之中將吾遇

把我請到你家中

只因念你年紀老

助銀三百把賬清

感情不过无可報

將女許配把婚成

我只當

以德報恩是好意

誰知道

雁爪好心行不公

倚着七爺來訛我

到只怕

天札昭彰神不容

今朝无故將我害

喪盡良心定主凶

陶三說罢一夕話

急的个

李五嘆氣不絕声

李五聞听陶三之言只急的跺脚槌胸說三哥我若恩將仇報之遭那天誅地滅

這才是

李五聞听陶謙話

口中不住氣長吁

我若得恩將仇報

久以后

乱刀分身碎剝尸

自今盤古從頭論

那有个

岳丈奸心害女婿

就里情由你不曉

為什麼

无元无故把我屈

只因炭府去还賬

年七爺

究根巴尾問虛寔

无奈我才說出你

陶皮匠

聞听皺眉把頭低

陶三聞听李五之言心中暗想說大料他也不肯以恩把仇與害我這一定是年七奸謀前來訛作事以此少不得要去見了年七看他有何話說想罢眼着就走不多一時就來到炭奴的門首也不用人通報把陶三就代將進去年七一見在坐上發威用

手一指開言斷喝說你就是皮匠陶三好一个胆大的凶徒你打何處劫奪來的銀子倚才仗勢強奪李五的女孩為妻在我的跟前從寔諱來少若疑遲我一定要吊打拷問

年七一見陶皮匠 坐在上面假發威 用手一指人叱咤

口中不住罵強賊 何處打劫銀三百 娶妻行聘乱胡為

七爺忝透其中故 你的那 事犯情真沒的推

從寔說來饒不死 但有那 一字虛言命定亏

陶三一見賊動怒 不由的 害怕着忙把話回

口內只把七爺叫 他這里 未從說話泪先漣

陶三心內着急未從說話泪流滿面說七爺小人元是江南任上

打抽風來的銀子並非劫奪來的年七聞听不由微七冷笑說大

料你也不肯寔招我這里又非有衙門如何審問的賊盜待我寫

帖令家人把你送到錦衣衛用灰刑拷問看你招不招說罢分付家人把陶謙代將下去等我寫帖往錦衣衛送去

年七要把陶三送 反匠聞听魂唬京 低頭无語眉先皺

思量展轉在中心 這一送到錦衣衛 一之要

當作強賊拍口供 我若不肯來招認 到只怕

問官發威來動刑 夾棍板子非兒戲 我的那

肉体千紫豈不疼 倘若 受刑不過來招話

性命難逃刀下傾 這是我 一事不明行的錯

決不諛 招灾惹禍乱胡行 資助李五还尤可

救人急难礼情通 如何謀娶他娇女 愛色貪淫天不容

可記的 純阳那日分付我 呂祖谷

再三再四又丁寧 千萬別犯淫色戒 怕的是

龙天動怒降灾星 如今果中仙家語 這就是
自作自受礼當行 我今被害將身喪 可惜那

呂祖純阳度脫工 陶三正然頻嗟嘆 忽然一事上心中

陶三爲難了多会忽然想起一事說住了我今何不对着年七就
把那純四賜丹呂祖点化的事告訴了年賊罢我想惡賊既是好
利之徒一之心中欢喜不过叫我点化金良送他大約也就平安
无事陶三想罢伏又往上所走来至年七的跟前弓身控背口尊
七爺不必動怒若要究問小人的這三百銀子是何處得來其中
有个元故在上前神容小人細禀 陶皮匠

控背弓身去講話 七谷由神听我言 若要究問銀三百
其中就里有根原 去打抽風俱是假 焉敢胡說來隱瞞

我家里 七代供奉純阳祖 嵩敬真人呂大仙

誠心感動神下界 純阳仙架降凡臨 張儀門外将我度

賜與了 至宝降邦如意丹 随心变化无穷妙

点石成金頃刻間 陶三說到這句話 年七聞听滿面欢

年七聞听陶三得了呂祖的仙丹善能点石成金不由的心中大
悅滿面堆欢

詩 庭栽一二樓鳳樹 池养三四化龙魚
有人來訪琴棋画 送客開門再看書

年七說陶謙你的這話果然是真小人焉敢七爺跟前說謊
年七本是好惡輩 一片貪才好利心 聞听陶三有法宝
心中大悅面生春 口中不語低頭想 腹内展轉自沉音
陶三既有丹一粒 我把他 首在家中來点金
只用三朝並兩日 我的那 才如山聚多金銀

貪裡諛享无窮富

這就是

天降榮華不用尋

惡賊想罢不怠慢

眼望着

皮匠閑言把話云

年七說陶謙你既說被呂祖点化善会点石成金我也不肯深究
 細問我今由你在我家下居住有話商議說罢把李五叫來說陶
 謙不是賊也就與你无于你回家去罢李五聞言連忙拜謝伴長
 而去這且不表且說年七打發李五去后往陶三說我且問你七
 既会点金不知一日能点多少陶三聞听口中不語腹內暗想說
 住了我若說出呂祖如意仙丹爱点多少就有多少這個賊貪心
 不足叫我伏意而点那还了得倘若点得金多得罪了上帝只恐
 又惹起非灾之有橫禍那時反到不便待我哄他一哄想罢開言
 說七爷此丹雖是仙家的至宝但只一件不能遂心足意一日只
 点五兩黃金如若多点再不灵驗年七聞听心下奪乎說一日只

点五兩金子事情也不算大我何不將皮匠陶三送與大老爷豈

不是一个正人情年七拿定主意次日將陶三送與灰嵩老賊聞

听会点石成金甚是欢喜就把陶三由在府中每日叫他点金五

兩終日不放出門

這才是

灰嵩由下陶皮匠

終朝每日点黃金

堂上相府深如海

私自不許耘出門

一日雖有三餐飯

好一似

身坐監牢差几分

急的陶三只嘆氣

又恨又惱又傷心

恨的是

自己一時主意錯

不諛胡爲來定亲

惱的是

年七萬惡行奸狡

无事生非害好人

傷的是

拘禁嚴府难出去

佳期难就怎成婚

灰嵩好利貪心重

這個賊

日七叫我点黃金

无尺无休何時了

大略那

奸賊不放我出門

后悔定下李五女

就他年少悞青春

李五若是有主意

到不知

將女重婚另嫁人

陶三想到傷心處

止不住

二目之中滾泪津

書中按下陶皮匠

急回來

把話橫更男正人

李五說禍回家轉

兩腿如飛似架雲

双手加額將神謝

口中不住念觀音

走着上上來的快

抬頭看見自家門

用手慌忙來擊戶

房中京動女佳人

迈步就將門開放

暗見天倫他父亲

且說李五女兒奶名長姑房中正坐聽見窗戶慌忙開門暗見他的父亲滿面愁煩只是嘆氣長姑一見嘴的京疑不止說父亲你往灰府去還賬如何這咱才回李五說我的兒听我說來

李五眼望亲生女

娇兒怕神仔細听

我往灰府去還債

正過年七在家中

豪奴把我叫進去

尤如惡虎一般全

听見还良心中喜

算盤一磕本利停

一总交还良三百

封上賄到上天平

收了良了生歹意

坐上發威怒氣冲

他說本錢折尽了

那有三百把賬清

非是偷來即是盜

見子來的不分明

快些寔說饒不死

不然送官問口供

事到其間无其奈

你父只得講寔情

說到是

陶謙定亲良三百

現如今

还家匹配把婚成

屏七聞听心更惱

他把那

陶三叫去問分明

李五言詞还未尽

到把个

長姑聞听吃一京

長姑聞听李五之言唬的京疑不止說父亲年七把陶三拿去不知怎樣問話李五說年七與三哥說話我在下边並未听见等了多会惡賊把我叫去與了備約說與我无干研出門外學把陶三幽下大略吉少凶多元有什么好處

這才是

李五說罷一夕話

時間唬坏文裙釵

粉面焦黃顏色變

无言半晌只發歎

遲疑多時才講話

慢展英桃把口開

代痛含悲尊老父

說到是

天倫听我講明白

陶謙雖是穷皮匠

可喜他

面軟心慈不重才

聘金先與三百兩

免的那

灰府催逼要賬來

不料灰七起歹意

陶皮匠

重義招非反受災

為咱无故遭橫禍

咱父女

豈有心中不痛哀

佳人說到這句話

不由的

滿面憂愁嘆又嗜

列公長姑雖是小家之女生性溫柔賢淑无比雖然未與陶三完

婚他就有恰夫之意

說父親若論陶謙待咱尺是一片好意他今這屈被害咱若袖手

旁觀心中怎忍

這才是

未從說話長嘆氣

口內連上尊父親

陶謙為咱身遭難

神手傍觀不忍問

須當商議將他救

君子知情要報恩

李五聞听只摆手

娇兒枉費這場心

提起年七誰不怕

那个賊

凶如惡虎似凶神

倚仗灰嵩把勢掌

无法无天苦害民

強買強賣行霸道

私自家中吊打人

弄活惡棍人無數

一个个

更比強盜狠十分

拆散婚元圖美色

烈妇不從定喪身

被害之人去告狀

怎奈那

有司不敢惹奸臣

官宦还把年七懼

何況你父是鄉民

我若去把陶三救

分明惹火自焚身

年七若要惱一惱

你父殘生活不成

大略難救陶皮匠

何若出頭把唾莊

李五說罷一夕話

這不就

嘆环三從四德人

長姑聞听李五之言腹內為難不多一時紅日歸宮李五吃了晚

三才傳 卷一 三十一
倏心內焦愁倘在炕上竟自睡着轉眼之工只見玉兔東升水輪
高炤長姑一見心下沉音說稱此皓月當空我何不虔誠焚香禱
告天地保佑陶謙脫難與我完聚
長姑想罷不急慢

佳人離坐把身番 同盆里面洗淨手 輕挪玉体款金蓮
暗上出戶朝外走 不敢京動父殘年 后院之內將身站
忙把金漆桌案端 香炉烛台上面摆 這女子
一轉身形面向南 双膝跪在塵埃地 口人暗上秉心虔

手拈曰松炉內降 一股香烟往上天 只因年七行萬惡
平地民波起不端 將夫舍去天下蓉 生死存亡兩可間
望乞石天來打救 萬禍照灾身体安 陶謙但能回家轉

我願乞妻回家轉 祝贊以畢將頭叩 意表虔誠來告天
長姑每日焚香禱告天地不止一月不料李五忽得痛重服藥不

效命尽无常發送出去長姑尋了一坐清淨尼庵竟去修行后来

呂祖來度陶謙也把他代去竟成半仙之体這話不提且說陶謙
被嚴嵩拘禁府中个月光景老賊府內家丁不少都知道陶三會
点金不論茶鋪酒鋪信口薄說当作奇聞不料傳到弘文閣大李
士海老令耳內這个令官諱海瑞號稱嵐風作官清廉是一位剛
直賢臣聞听嚴嵩府內有个人會点石成金心中不悅暗罵奸賊

海瑞聞听這宗事 不由動怒惱嚴嵩 官居一品為閣老
圣主皇令恩不輕 不思報國將忠進 常上胆大乱胡行
喜愛銀錢貪賄賂 作契帶權把主蒙 前者害了楊繼盛

莫怀古 无故遭屈刀下傾 凡人馬会把金点
定是邪教與精灵 來朝待我恭一本 啟奏皇命主圣明
次日五鼓將朝上 加靖皇爺坐九重 文武朝恭將頭叩

萬歲山呼把礼行 拜罢平身分左右 武在西来文在東

淨鞭二下傳止嗽 内使傳宣問一声 文武分班而立只見展上内使說有事出奏無事圣上回宮海老

爺聞听起衆出現說微臣海瑞有本起奏皇上 这才是 天子揭開忠良本 閃目内神仔細觀 上寫着

微臣海瑞三頓首 叩拜皇爺圣駕前 今有那 閣下戾嵩行不正 爰賄合耻心最好 势大渺視当今主

權高欺押文武官 只因圣上将他寵 科道不敢枉行叅 現如今 閣下府内出異事 有一个

妖人名字叫陶謙 幻術邪法將人哄 点石成金非等閑 妖言惑衆與邪教 久后將來起禍端 戾嵩当朝爲閣下

知法犯法罪如山 天子看罢海瑞本 腹内奪乎三兩番 嘉靖爺把海瑞的恭本看完坐上沉音心中暗想說只因我朕隆

重戾嵩海瑞心中不忍時常題叅难道爲些小微事把一个当朝 的閣下歸罪不成也罷待我把戾嵩直上展來究問七七把這件

事可以就遮掩过去天子想罢往下傳旨宣戾閣下見駕奸賊荅 應往上所走 这才是 屏上傳旨宣閣下

只听班爺有人應 戾嵩越家往上走 佞党奸賊見圣明 天子坐上睁龙目 内神仔細看好雄 只見他

頭代烏紗双展翅 紫綬羅藍袍大紅 手執牙笏碎象画 腰束玉帶盪玲瓏 兔頭蛇眼心不善 鼠耳鸞腮最不公

全无赤胆扶主意 只想喪国把邦坑 官居閣老蒙君寵 他的那 意狠心毒行事凶 王隣王敦差多少

竟與那 三国曹瞞一樣全 駕前進礼將頭叩

他把那

萬歲皇爺尊又尊

加靖爺

坐上一見腮含笑

說到是

先生免禮把身平

列公嘉靖爺興閣下炭嵩隨分投元都打惹華一会而來天子一見侯党不由的就滿面生春心中大悅說先生免禮平身分付肉使看坐炭嵩謝恩坐在下面控背弓身口尊萬歲我主宜召微臣不知有何聖諭天子見問說先生无事我朕也不京動今有弘文閣大學士海瑞上本恭你說你府中隱藏妖人善會点石成金妖言惑眾有傷國体不知此話是真是假炭嵩聞所不由的心下京疑喘的面目改色這一來三神展陶謙点金獻異術苦害百姓金花圣水府聚妖五毒精臨凡混世俱在第二部書上分解

詩

劝君休要使心机

伶俐聰明不如痴

曰

閑将冷眼視旁嫌

看你横行到几時

上回書說的是純陽祖石凡度化陶皮匠定亲招灾守貞節長姑出家恭候党海瑞上本俱在上部言明

詩

賣竊修琴二玉遲

山風吹落桂花時

曰

世間甲子須周盡

逢着仙人莫看棋

四句提綱叙过緊接着金盞展海瑞恭候献異術苦害百姓翻因湖金花聚妖五毒精臨凡降世五毒傳二部鼓詞話說好党炭嵩聞听天子之言不由的面目更色口中不言腹内暗想海瑞這個賊典我何仇何冤往七駕前言吾之过這件事他已奏明了天子大略隐瞒不住不少的從寔啟奏想罢口尊萬歲微臣官居閣下一品当朝不能替国安邦怎敢與妖惑眾微臣家下原有个陶謙乃是個縫鞋的皮匠只因他家祖傳七代敬奉純阳虔心至誠竟感動了呂祖岩凡神人点化賜了他一粒仙丹善

能点石成金只因陶謙與臣的家人有亲故此才住在我的府内
並無作怪與和如何是妖言惑衆

這才是

灰嵩說罢一夕話 天子聞听不作声 低頭无語沉音想

奪乎展轉在心中 我朕時常觀今古 道書上面寫分明

九轉丹成通立妙 吃下去 寿與天齊无死生

陶謙既蒙呂祖度 定有仙元福不輕 純阳賜宝傳法力

真人醒悟点愚蒙 此人定会把丹煉 延寿仙方心内明

何不宣來将他問 但願今朝机会逢 我朕得了降邦宇

永寧江山享太平 加靖皇爺生妄想 往下開言問一声

天子往下開言便問說灰先生陶謙既蒙神仙点化一定心通玄

妙不知他可会煉長生妙術好党信口答應口尊萬歲陶謙異術

魚山與妙无此煩口尚且点成金豈有不会煉長生妙術等語臣

明日批他代進朝來当面問他天子聞听龙心大悅說先生言之

有札我朕准本明日務必代來見駕海瑞一旁听得明白心中不

悅往上扒跪半步口尊萬歲連說不可 這才是

海瑞口内說不可 進札叩頭尊聖明 吾主莫信灰嵩話

休要妄想煉長生 皇爺若要與邪教 社稷江山不太平

当今若要平不信 古圣先賢有明証 大宋開基與國主

信傳七帝号徽宗 性好參玄帝訪道 身為天子願神通

信宠妖人林灵素 終朝傳道煉長生 一心只想升仙界

不啻人間廢與與 多少良臣将他劝 逆耳忠言總不听

大金人馬來犯境 凶如猛虎一般全 妖人拐駕出汴国

采帝遭擒在途中 徽欽二主俱被虜 失隔在外五国城

后来康宗卽了位 天意該当南宋與 高宗駕不出好汗

岳元帥

只殺的

四机失机大折兵

徽宗若不孛訪道

凡事三思莫乱行

海瑞言詞还未尽

奸賊戾嵩聞听海瑞之言也不等天子傳旨他就滿面生嗔說海

先生任日休要胡謔方才是你寫本行忝說我家下隱藏陶謙妖

言惑家圣上究問因話提話我才提起是萬歲要訪長生的妙術

並非我叫圣上煉丹求仙如何說我引誘当今 這才是

老賊戾嵩心不忿 滿面生嗔叫海公 圣上要想長生術

如何誣賴我先生 雖說諫言未啟奏 也不諫

捎代皇下主圣明

分明借話傷圣主

双肩緊皺怒冲七

借劍杀人謝圣主

赤胆丹心一片忠

烈士賢臣入七敬

史筆由傳分善惡

戾嵩氣的臉發青

天子見海瑞與戾嵩二人在屏前爭論心中不悅

文閣的學士臣是海瑞鄉家住口我朕問他煉丹

人的本意與戾閣下无干你如何在寡人面前

我朕若不着你素日忠直又是開國的輔臣一

当今萬歲如堯舜

臣傍君王罪不輕

用手一指声叱叱

雁爪好心把我傾

那怕眼下一將身喪

奸党奸賊落罵名

奸的奸来忠的忠

天子坐下心不悅

如何比作宋徽宗

海瑞聞听心出火

開言有語罵奸雄

海瑞豈是貪生輩

皺上眉頭將姓更

自有那

剛直海瑞罵閣下

有事與閣下商議你不必在此攪插伏些與我下天子動怒不敢往前再諍只得叩頭謝恩代罪含子架轉回宮這話不提且說閣下炭嵩朝散回家陶謙叫到跟前說你在我府內多時終日與我點

為與你不料今日早朝有弘文閣的大李士有吾一本說我家下隱藏妖人與邪作怪有傷目體幸蒙圣上乘息並不究問明日叫我把你代進朝去訪問長生妙術不知你會與不會陶謙問听炭嵩之言不由的心下着忙嘴的京疑不止

这才是

陶謙問听炭嵩話

害怕着忙吃一京

半晌无言只發怔

頃刻之間顏色更

慌忙捲衣双膝跪

他把那

太師連七尊又拜

小人本是穷皮匠

不过是

呂祖点化度愚蒙

並非糸性修真客

奧妙玄机都不通

天子問我長生術

這才是

叫我如何敢去之

虛淮圣上諛萬死

我的那

性命殘生活不成

乞望老爺發慈悲

萬不可

代我前去見朝廷

炭嵩聞听微冷笑

說道是

皮匠陶三你是听

炭嵩說陶謙小人伺候你不必害怕我如今把你粧扮起來主作玄門的模樣如若見了圣上須要如此這般七七如此答應包管着有一个如夕距三門明无計奈何只得應允一夜晚夕不提到次日五鼓清晨炭嵩代着陶謙來在午門不多一時鐘鳴鼓响加靖爺駕坐了九五群臣見駕恭拜以畢炭閣老越眾出班在駕前跪倒往上叩頭口尊萬歲為臣奉命將陶謙代來現在午門外等旨天子問听不由的危心大悅滿面生春說與我朕宣代他進

來展頭官領旨去不多時把陶謙就宣進朝內天子與群臣閃目

細七觀賄

這才是
只見他

皮匠陶三把朝進
三叉金冠生祥瑞

天子群臣閃目觀

仙衣着體搨金線

身穿八卦絳紅袍

明珠廊啟放光毫

腰束黃絨水火絳

手內拿定金如意

水襪雲鞋登足下

相貌清奇小文雅

三裕長髯頰下飄

款步輕行把身搖

加靖翁

腹內奪乎三兩道

聖上看罷尤心悅

這個人

定有神通法力高

細看此人多奇異

加靖翁見陶謙生的人物風彩又打着是玄門的庄扮不由的心

中大悅滿面生春在坐上開言往下便問說那個玄門你莫非是

叫陶謙聞你点石成金不知此話是真是假在我朕的駕前奏

來陶謙見問往上叩頭口尊萬歲民人元是俗家只因被呂祖点

化故此才真養性

這才是

陶三听了炭高話

假捏虛言圮主賄

時夕進礼尊萬歲

皇命在上听根元

民人在先作皮匠

全平手業掙吃穿

陶門七代耑行善

敬奉那

呂祖純陽心最虔

至誠感動天和地

得道頂人降下凡

純陽收我作徒弟

每日終朝把法傳

耑門會煉長生術

我還有

点石成金如意丹

只等三年塵緣滿

入圣超凡作上仙

陶謙奉罢將頭叩

加靖翁

不由代笑面堆欢

子問所陶謙之言不由的尤心大悅滿面生春說你若果然会

点石成金更会煉長生之術我朕就封你為與化真人陶謙聞听

往上叩頭說謝三的尤息天子隨即傳旨令人把頑石尋了几塊

放在丹墀以下命陶謙点石成金與圣上过目列公陶皮匠雖是

一个平等之人一来他受过吕祖的点化二来被加靖翁的金口封為典化真人自古心通至心灵比先的形景就不相全打三禪展辭了圣駕大摆大搖走將下來至到丹墀止住脚少挺身站立用手掏出呂祖的仙丹口中暗上祝贊了

陶謙手擲純陽寶

他這里

暗上祝贊秉虔誠

眼望空中將頭点

齊把那

呂祖連上尊又稱

弟子前者蒙度化

救的那

病退灾消身体寧

只因為

一念差池惹下禍

机關洩漏與戾嵩

這如今

天子命我點金点

但願降那法宝靈

点石成金君王喜

若有差池活不成

弟子暖誠來游告

只求那

祖師今朝助一功

陶度匠

祝贊以畢不忘慢

仙丹一粒显神通

呂祖法宝多奧妙

頃刻之間

石變真金黃沉七

西邊喜坏女共武

把一個

天子观晴長笑容

宝坐上

連上誇獎說奇怪

似這等

妙術仙丹委果靈

加靖翁見陶謙把仙丹這点一点只見那几塊頑石登時變了

黃沉七的真金只喜的滿面堆欢連声誇獎說快宣典化真人上

展議事

加靖翁

滿面堆欢龙心悅

金口正張把音傳

宣召真人怪上展

我朕有話問根元

陶謙答應往上走

進礼叩頭把駕恭

天子一見忙离坐

走近前來用手換

口中只把真人叫

仔細的神听朕言

你既會

点石成金通玄妙

定会增寿與年

有何妙術对朕講

真人你

不可欺心把朕瞞

陶謙見問尊萬歲

他這里

控背弓身把話言

陶謙見天子問他長生的妙術不慌不忙說聖上由神听貧道講
求萬歲若要增壽延年須要泰透玄机把道德

詩 終日昏七醉焚間 忽聞春尺强登山

曰 因过竹院逢僧話 又得浮生半日閑

陶謙說萬歲要增壽延年泰透玄机道德悟醒方能三花聚頂五

氣朝元 這才是 陶謙控背尊萬歲 皇爺在上請听言

我主若想長生術 須要^暗透暗泰玄 行功養性訪天道

才得那 三花五氣尽朝元 聖上要把丹來煉

內有一事最為難 又待說來奏萬歲 恐損陰陽得罪天

加靖聞听腮含笑 眼望着 皮匠陶三把話言

真人既會長生術 对朕須當講妙玄 但能延年長在世

寡人求之心最端 陶謙聞听呼萬歲 控背弓身在下边

陶謙聞听天子之官弓身控背口尊聖上說我主既要訪問長生

的妙術貧道少不得要洩漏天机如今我主傳聖旨一道把民間

十二歲往上十五岁在下的童男童女兵遂一千待貧道取他的

元紅真陽與聖上煉丹共得三年零六个月的工夫日滿丹成我

主用甘露水調和吃下包管那延年却病壽與天齊加靖爺聞听

滿面生春龙心大悅隨即傳旨命五城地方官員挨門逐戶細

搜查如有十三四歲的童男童女立刻解送與聖上煉丹聖旨傳

出頃刻間把京都就慌動了 這才是 天子听信陶謙話

搜查幼女其童男 聖旨傳出非兒戲 黎民百姓不安寧

有兒育女俱受害 戶七家七魂喘京 貫養娇生兒共女

誰人舍的子親生 又待要藏无處躲 怎奈那

地方官員不順情 眼看要去把丹煉 有死无生命定坑

百姓焉敢背圣旨

一个个

有屈难言心内疼

人人俱把陶謙恨

軍民怨氣把空中

悲声恻恻神仙嘆

苍穷振怒降灾星

水府京動金花母

忽然間

心血来朝体不寧

妖人陶謙諂言献術苦害良民這話不表花開何朵各表一枝且說大姑山下有一坐圣水池出一位圣母号爲圣花娘七神通廣大法力无边奉玉皇的勅旨管了鄱洋湖這一日在水晶宮正坐忽然間心血来朝娘七插指一算早知其意在坐上沉音心中犯想

早知其中就里情

不由坐上將頭点

口内暗嘆兩三声

今有那

人王帝主行无道

殘害百姓苦生灵

怒氣騰七冲牛斗

只恐眼下有灾星

我自從

玉帝勅封居水府

終朝每日在龙宮

空有法力无處使

怎应得

恍動乾坤大响名

我何不

靜中思動與截教

称此如今机会逢

吾與那

洪教真人有因恨

張天師

三次欺我罪不輕

我如今

拘聚群妖来混世

定與張節把賬清

娘七想雲多一会

他這里

往下開言叫一声

金花圣母想勾多時把主意拿定往下開言便叫說龙女何在有奴婢伺候你速到后宮把我的聚妖旒請来龙女答應一声去不多一時打后宮把聚妖旒請將出来放在水晶玲瓏萬宝展前只見那一条旒長不过三尺秀帶飄搖金光繚繞圣母一見欠身离坐伸手拿来連七展了這三展

金花圣母施法力

聚妖幡展令人京

行見青天明朗七

時聞別炮黑咕咚

水府龙宮生云霧

西北乾天起怪雲

耳內只听呼七响

尤如雷吼似鐘鳴

大風所过連三陣

這不就

来了成妖作怪精

異怪奇形真空明

覘睛相貌令人京

各駕妖風來水府

翻洋湖中尽現形

有几个

恍里恍蕩高丈二

腰元背厚兩頭停

有几个

頭如樓斗一般樣

上下渾身毛烘七

有几个

赤髮紅須張巨口

橫空怪肉面皮青

有几个

項長三頭生六臂

手挽刀鎗把刃薙

有几个

臉似瓜皮青又紫

四个獠牙口外生

有几个

口似血盆哭喪臉

烟云黑霧炤身形

有几个

硃眉靛臉凶又惡

赤髮飄揚火焰生

有几个

體態娇嬈是妇女

風流美貌俏形容

眾怪齊來參圣母

一个七

往上叩頭把礼行

聚妖旃拘来的這些精怪尽都是千年狐萬年怪虎精蟒邪五毒
 等妖一个七在展前跪倒往上叩頭口尊娘七蒙宝旃招聚不知
 有何聖諭圣母一見在坐上開言說今有陶謙献術坑陷黎民天
 怨人愁灾星普炤稱此机元吾又大與截教但你等道行淺者难
 以傳法待吾選定几个前去混世破尺師的正法圣母說罢閃慧
 目覘睛早以揀定数人就命龍女傳呼頭一名是白氏夫人第二
 名是紅衣道人第三名是蜈蚣長老第四名是白衣娘七第五名
 是黃衣姐第六名是独角大王第七名是黑石精第八名是白石
 怪第九名是蝎子精第十名是蝎虎精第十一名是蛤蟆精第十
 二名是長虫精还有狐仙七怪大毛二毛這些精灵的法力无边
 俱以收用就在金花圣母的坐前結為生死拜作兄妹娘七一見

滿心欢喜望眾開言說不特听真這如今人世之間

圣母說如今惟有洪教真人他乃是龍虎山天師張道靈之后此人祖傳至宝有一顆九宮八卦五雷神印甚是利害可恨張張節次欺吾尔等先用一二前去破他的神印隨後等他進京慶賀萬壽沿途一路邀截務要誅滅方消吾恨圣母之語还未說完只見白石精與黑石精二怪開言口尊圣母弟子二人不才前云智破天師的法印金花聞听坐在上點頭說你二人既願前去功功須要小心仔細

這才是

圣母金花開言道

叫一声

黑石白石你是听

你兩去破天師印

莫把張節看的輕

他的那祖

祖上傳的根基重

法号人稱張道靈

玉帝升展他為首

轄管諸神別當輕

你今前去破法印

必須要

見景生情方可行

倘有不測疎失事

到只怕

性命殘生活不成

二怪回答說知道

不用圣母再丁寧

說罢叩頭辭娘上

黑風一陣影无宗

不言二怪去破印

再把群妖明一明

二怪領命前去破印這話按下不表且說眾妖一齊辭別了圣母出离水府各占一方等候天師白氏夫人竟奔洋子江北岸富家田迷人洪衣道人黃衣姐二怪同往福建漳州青雲山垂光洞修煉去了独角大王黑風山黑風洞養性黑石白石二怪住在江西嵩等机会破印大毛二毛早占住天津衛的西海口與妖害眾七狐怪占住黑江泗水武進城迷住刘守備的公子刘仁兆京西直門高亮桥蓮花庵住下蜈蚣長老通州牛市街上出了个哈巴七朝天宮住了蝎尾精群怪各占要路沿頭的妖氣冲空黑務迷障話分兩頭各表一枝且說湖廣武昌府有一个書生姓趙名喚国

盛他的父作过一任叅將只因征苗子有功后又死朝廷怜念忠臣之子宣趙國盛進京入國子監讀書這個人生來的胆子最大又是武將之兒雖然念書習文竟有几分英勇之氣這一日正逢五月端陽趙國盛要到魁星樓上避暑乘涼手下人聞听嗎的京疑不止說相公不可小的們長听見人講說這魁星樓上有個精邪害人非全兒戲相公若有疎虞那特怎了

這才是

家人聞听心害怕 有語開言叫相公 魁星樓上長閉鎖
 內有妖邪鬼怪精 常上出現將人害 遇見邪術赴幽冥
 相公若要把樓上 到只怕 少吉定是多主凶
 書生聞听心好惱 不由的 微上冷笑兩三声
 滿面生嗔叫手下 說道是 尔等胡言礼不通
 自古諸邪不侵正 為人豈有怕妖精 此物若要把吾遇

管叫他

京魂千里影无宗

不必多言懶阻我

一定要

樓上避暑把家乘

家人聞听无其奈

只得依從滿口應

家人見趙國盛說話動怒滿面生嗔不敢違拗只得把監管廟戶的叫來令他將樓上的鎖開了打掃干淨趙國盛把琴劍書稿令人搬上樓又取了一罇上好的美酒几碟佳有独自一人一必看書一必飲酒不多一時只見那紅輪西沉玉兔東升

趙國盛

避暑乘涼來飲酒

不覓紅日墜西山

只見那

玉兔東升离大海

水輪高焰滿川山

國盛薛壺斟上酒

灯下消飲看書篇

展開一部西遊記

唐僧求經心最虔

五行山下收行劫

水火相濟鎖心猿

師徒五个往西走

一路上

群妖作怪乱真神

西方路上精邪廣

作怪與妖非等閑

金平悟空法力大

一正破邪萬怪捐

取經回來俱成聖

作祖成仙功果完

書生看罢將頭点

說道是

難為才人信筆編

趙國盛把西遊記看完不由的點頭贊嘆說此書雖然荒唐難為才人省意而編仔細參詳到有意味書生正然誇獎西遊忽听樓窗外一陣大風書生說此風來的甚是古怪莫非有妖不成于仗宝剑心下暗想說吾乃讀書之人邪不能侵正縱有妖邪吾何惧哉且自不息灯光而睡書生看書困乏才要睡克忽外面有人招呼說送茶一伸手將棧門開放只見一个女子体态輕盈風流俊俏

女子見問開言道

他這里

口吐娇音叫相公

要問我是何方女

須要由神仔細听

生長上界非凡体

家住月窟廣寒宮

名喚嫦娥狝仙子

因為思几下紅塵

我見你

志大心雄福不小

天生才貌果超群

奮志攻書習交業

不久的

題名金榜狀元尊

伯偶兩

造定該有夫妻分

故此上

今夜前來侍枕衿

相公與我借連理

管叫你

明歲得中跳龍門

書生聞听微含笑

腹內展轉自沉音

趙國盛聞听女子之言不由的微上含笑腹內奪乎

詩

春夏秋冬四季分

劝君不必苦勞奔

曰

閑來四指巡紋算

土下人多土上人

趙國盛腹內奪乎說這個精怪把我當作愚魯之人世界上那有个廣寒仙女與凡夫匹配他指望來哄我七如今將計就計認假為真看他怎樣行事想罢滿臉陪笑說此子有何德能敢勞仙姬

下降說哭連忙施礼托地一弓

趙國盛

語哭言絕忙施礼

托地毛腰深打弓

精邪一見心暗喜

不由的

粉面香腮長笑容

暗七口叫趙國盛

你今錯認芝盤星

把我當作廣寒女

眼下一定將婚成

盜取真陽成正果

皮毛脫却上天廷

八圣超凡得大道

蟠桃赴会芝標名

精邪想笑腮含笑

他這里

懷展朱唇尊相公

我若不謹詳和細

料你心中未必明

吾是月展婢娥女

你乃上界作金童

只因爲

碧帝宮內由情意

故此今朝兩相逢

你我二人結秦晉

郎才女貌把婚成

國盛聞听梅頭意

仙姬言詞楷上通

自古洞房花烛夜

强如金榜去題名

凡夫匹配仙姬女

多蒙抬愛我李生

称此日朗天涼爽

咱兩開杯飲几鐘

列公這个精邪乃是十年的狐怪但凡此物恁一好酒見趙國盛
醉杯讓他並不推辞用手接來一飲而干趙國盛一見心下越發
生疑說他若是上界的仙女如何肯飲人間的凡酒明上是一个
精邪前來迷惑于我今晚到要由心隄防伏又滿斟一杯過與女
子妖邪接來就飲下連飲兩杯他才回敬書生壽壺斟酒說相
公請干

信才是

妖邪回敬趙國盛

口內連上尊相公

千金難買良霄友

唱二人

放量開杯吃几鍾

女貌郎才堪作對

廣寒仙子配金童

相公位按天星轉

命大福洪別當輕

明歲朝廷開大比

你一定

龍門高跳中頭名

書生接杯忙陪笑

他把仙姬尊又尊

李生雖然是凡体

我的那

祖上爲官敢不輕

頭輩翁上作巡按

二輩翁上封总戎

三輩翁上翰林院 四輩傳流是趙成 官居元帥掛金印

貫戟破敵勇又忠 奉旨提兵征苗寇 四川大哉惡交鋒

一杆金鉞无敢挡 杀的苗寇胆战京 只因貪功中毒計

爲国亡身進了忠 諛因我父死的苦 李生心灰却利名

多蒙朝廷垂息各 国子監内把書攻 明年一定登金榜

脫却藍衫換大紅 今朝又與仙姬会 一真乃是

人願天從喜氣重 未結絲羅成配偶 美酒合欢吃几鍾

說罢接杯攔唇上 一氣而干砍腹中 書生斟壺又斟酒

伏又回敬與精灵 妖狐好酒連上飲 書生斟酒手不停

那天刚交二更后 得道妖狐酒對冲 頃刻之間迷真性

后仰前合休不寧 手内醉林只打恍 燕語鶯声呼相公

灯下現出干般俏 好一似 西子玉嬌一樣全

趙国盛用酒把精邪准的酒有八分坐在南前后仰前合身形乱

恍手内斝杯不住的只說相公請酒書生在灯下閃目覷睛只見

他美貌無双比先分外俊俏 趙国盛 借着灯光睇邪物

仔細由神用目窺 只見他 鵝脂玉胖斝杯讓

芙蓉粉面笑微上 秋波一轉將人引 杏眼七斜起柳眉

腰肢娛娜風摆柳 只聞花香粉氣吹 娇音代笑來讓酒

上下渾身把俏堆 朱唇慢展銀牙露 頂上烏雲比墨黑

色代殘紅皆因酒 好一似 海棠花下醉場妃

手指尖上捧玉盞 說道是 相公諷當飲此杯

常言說 千金難買少年少 金房玉兔兩頭推

轉眼光陰如春夢 可嘆青春去不回 相公今朝將我選

天仙神女配文魁 只等夫妻塵元滿 我與你

我與你

全轉天廷地界歸 書生聞所說有禮 假意堆歡把笑陪
 列公趙國盛乃是正人君子性烈心直不貪美色這方才若遇着
 酒色之徒被妖狐引誘邪念一生定中妖狐之計他雖與妖怪飲
 酒心性不乱左一杯右一盞把妖狐吃的伶俚大醉只見他把身
 形一栽兩手扶桌竟自睡着趙國盛一見不由的滿面生春心中
 大悅

國盛暗上切齒怒罵精邪胆大无知前來迷惑于我此時酒醉睡
 熟只怕你的性命難保說罷手仗空劍兩膀奮勁望定妖狐才然
 要刺忽見精靈打口中吐出一物與一顆明珠相仿打口內行
 進行出霞光滾上瑞氣騰上焰行滿樓上碧亮書生一見手斡利
 刃腹內奪乎心中暗想說我長時見人講但凡成精的妖怪俱各
 煉成一顆蔽体的仙丹架霧騰云隨意變化俱仗此宝有人得來

若要吃在腹內超凡入聖定有半仙之体我如今秘精邪睡熟何
 不暗盜他的至宝强如傷妖怪的性命趙國盛把主意拿定輕上
 将宝劍放下款款的迈步走到妖狐的面前将身形一伏就在桌
 案之上將臉緊对着妖狐的粉面只見那物口內的那顆宝珠咻
 忽然噴將出來趙國盛一見滿心欢喜把嘴一張呼就吸在肚內

趙國盛

造定該有神仙分

才有今朝机会逢

把嘴一張吞妖宝

把一顆

護体仙丹吞腹中

只資肚內如刀刺

遍体渾身骨頭疼

十二重樓連声响

五臟肝心似火烹

書生哎喲罢了我

疼的繼

渾身热汗似蒸籠

口中暗上說不好

此事活上把我坑

暗起膈心吞妖宝

只望得道把仙成

誰知腹內難禁受

到只怕

性命残生活不成

書生正在為難處

忽然間

性定神安身体寧

趙國盛正然着急忽然置身出了一身热汗神情氣爽七竅皆開心机明亮與先前就大不相全書生心中大悅滿面生春

這才是

書生吞下狐仙宝

滿面生春心内欢

伏番歸位傍边坐

展轉沉音三兩番

我今候罢精邪遇

吞下妖狐至宝丹

身輕体太多輕健

智巧心灵勝似先

明歲若要去赴考

愁什麼

金榜題名中状元

齧頭独占為榜首

與我那

祖父增光把顏添

書生正然心犯想

忽見那

妖邪睡醒把身番

趙國盛坐在旁边沉音暗想忽見妖狐睡醒一番身站將起來只覺腹内空虚无了防身至宝呆獸上只是發怔抬頭只見書生頂現祥云紅光滿面精邪一見就知他把仙丹盜去慌忙跪倒只斗

相公救命

這才是

妖邪失去降那宝

害怕着忙京又京

一轉身形双跪下

往上叩頭叫相公

讀耳由神听我講

細說其中就里情

在下並非仙姬女

吾本是

千年得道一狐精

只因相公福分大

位列三台作上卿

小畜胆大生妄想

寔指望

盜取真阳把匙成

不料費人多正直

美色不侵烈又忠

假意應允來讓酒

把我灌的醉伶仃

哄的睡熟盜至宝

把我仙丹吞腹中

小畜若无降那宝

道行千年火化冰

相生本是真君子

望你来把方便行

可怜我

礼星拜斗心使碎

非是一朝一夕工

可怜我

苦修苦煉参玄妙

跪奉黃廷道德經

可怜我

身在深山藏曠野

白日不敢現身形

可怜我

皮毛在上難脫却

行動只恐五雷烘

好容易

日滿丹成通灵性

才会架霧與真風

好容易

柔碎胸骨心明亮

口吐人言說話清

好容易

随机應變通大道

倚仗法力變人形

好容易

斗府侍令為總使

金花教下作門生

相公今日吞至宝

君子活七把我坑

小畜无了丹一粒

就尤如

為官失印一般全

你教我

如何去見尊師面

圣母聞知了不成

你教我

修煉一場无結果

升仙册上不標名

你教我

進退无門難回轉

一門老幼不相逢

你教我

難修難煉難成器

再想成仙萬不能

相公乃是忠臣后

天生六量又寬洪

讀書之人心慈善

須要行好積明功

若肯還我降邦宝

恩重如山一樣全

保佑你

高官一品当朝貴

門排國戟列簪緌

保佑你

福如東海一般樣

寿比南山歲上增

保佑你

祿享千鍾君王寵

幸甚幸甚樂安寧

保佑你

世上前程傳后代

工字孫七穿蟒龙

妖狐說着心恻切

二目溜上滾泪痕

口吐悲声叫救命

就是那

鉄石人聞也痛情

書生聞言微上笑

他這里

開言有語叫精灵

趙國盛見妖狐苦上的哀求不由的微上令笑用手一指說

趙國盛

滿面生嗔心不悅

開言有語叫精灵

既知自己是邪物

就該耐性苦修行

远遁塵凡思正果

皮毛脫却上天廷

心正退邪諷広散

功成行滿換人形

你如何

胆大无知來作耗

欺心戲弄我孀生

方才吾要中了計

就與那

耗損元陽命定坑

你既找我來到此

豈肯相饒善放鬆

兩國仇敵一樣同

我不害你上害我

若說別的都尤可

你要想

至宝仙丹萬不能

疾速快走无的講

少若挨遲命定坑

妖狐聞听只發怔

頃刻之間顏色更

不由的

說破舌尖用不中

越思越想心好惱

說道是

双眉緊皺眼元睜

用手一指趙國盛

咱們兩

匹夫由神仔細听

你今盜去防身宝

我若是

仇深似海一般全

久后将来将你害

他這里

不报仇恨把事更

書生聞听心好惱

伸手取劍奔精灵

趙國盛見妖狐破口的大罵心中動中无名火起伸手取劍竟奔

了精邪

詩

富貴穷通命里隨

天公造定怎辭推

曰 時來風遮滕王閣

運去雷烘荐福碑

趙國盛伸手取劍惡狠上竟打了精靈

趙國盛

心中動怒眉緊皺

手中仗劍奔精靈

咬牙切齒罵邪物

易敢胆大把我輕

老令今朝把你斬

一刀兩斷喪殘生

說罢舉劍按頭刺

望定精邪下絕情

妖狐一見忙躲閃

着忙害怕扭身形

邪物躲过書生劍

妖眉直豎眼元睜

口中大叫趙國盛

仔細由神你是听

有心要

施展神通将你害

怎以福大有官星

将来一宅將仇根

務要雪冤把賬清

語罢言絕用手指

妖風一陣影无宗

書生一見精邪退

不由的

滿面堆歡長笑容

五毒傳

卷一

趙國盛見精邪退去滿心歡喜不多一時丑末寅出東方大亮書
生將門開放下樓來家童一見心下稱亮說我家相公真乃有福
之人樓上廣有妖邪他在里面住下竟全然无事光陰似箭日月
如梭不竟又是一載正遇加靖爺開科取士大比之年趙國盛打
點赴試進場一來他父是忠臣祖上德行最好二來文章滿腹才
智過人三來吞了狐仙的至至心灵性巧與別考之人大不相全
連進了三場考試官就取中了趙國盛

運轉時來官星現 金榜題名中狀元 鰲頭独占文魁首
書生得志可朝天 金盞傳卮君王喜 瓊林宴罷金盞年
進朝見駕將恩謝 龍樓金盞主傳宣 狀元根基朕不曉
從寔啟奏在金盞 國盛出班往上走 進胤叩頭把駕恭
臣父趙成作恭將 昔年帥眾滅苗裔 只因貪功身中計

打仗斬殺死陣前 天子聞听忠臣后 不由的
心中大悅面推欢 滿面代笑呼榜首 有語開言叫狀元

你的父 爲國亡身將忠尽 我朕心中豈不恰
幸喜你今身得中 康然是 忠臣生下子孫賢
卿家今把龍門跳 一定你 智大才高非等閑

朕封你 江西一省爲巡按 究察污吏與贓官
御賜一口土方劍 生杀執掌有威權 書生坐下八人轎
前呼后擁有威風 一路途中人欽敬 府縣人接送下程
來至江西城一坐 眾官迎接把礼行 恭拜以畢將衙進
退堂后面到房中 國盛歸坐心犯想 思量展轉于心中
我自從 入孝攻書習文業 寒窗坐破守青灯
鉄硯磨穿非容易 十年窓下苦无穷 幸喜成名登金榜

圣主垂恩把我封 欽差江西為巡按 一省之尊別當輕

按院思想身乏倦 不竟的 灯下安寢睡蒙危

書中按下趙國盛 急回來 再正成臣作怪精

趙巡按困倦安歇這話不表且說那千年狐精自從在魁星樓被

趙國盛把他的至寶盜去懷恨在心在暗中緊上限定這一日見

一見不由的滿心歡喜說我如今何不把此印盜去趙國盛醒來

无有此宝如何升堂辦事作官无印朝廷聞知其罪不小輕則革

職重則性命難保我的冤仇得報方消心頭之恨

這才是 妖狐想罢心大悅 精邪時下不消停

一暗七上前扑床榻 他把那 宝印拿來托手中

眼望國盛頻切齒 奸賊連上那任声 魁星樓

暗起痴心吞至宝 萬惡無知把我坑 只說冤仇不得報

誰知道 來至江西机会逢 我今偷去這顆印

你的那 按院欽差作不成 朝廷若要知此事

天子深究罪不輕 失落国宝諒問斬 难免開刀項官紅

說罢暗上西房去 他這里 脚踢妖雲去似風

妖狐暗中把宝印盜去這話不提且說趙巡按一見睡醒天交五

鼓忽然伸手一摸只見宝印不在連忙扒起衣在房裏尋覓无宗影

只喘的魂飛海外魄散九天

按院欽差失至宝 嚇的他 魂飛魄散上九大

登時之間顏色變 面目儘黃金紙般 我今失落巡按印

如何升堂見家官 心粗胆大悞國事 律有明条怎放寬

左思右想无出路 前進後退兩為難 忽然醒悟心后悔

想起那

魁星樓上遇狐仙

酒灌精邪施毒計

盜宝吞丹行事奸

利已傷人只顧我

坑的他

枉自修煉几千年

長言說

但起虧心神不佑

明德損尺怎爲官

狐精失宝我失印

這就是

龙天暗里有循环

一飲一酌皆前定

莫把報應當徒然

趙國盛失落了宝印半夜焦愁无復合眼不查東方大亮把心腹
家人叫來暗上告訴一遍家人聞所說老爺此印失去定有蹊蹺
老爺今日難以升堂辦事候粧有病款且掩門待小人在外面察
訪趙國盛无奈只得粧病這話不提且說妖狐盜了宝印脚躡妖
風出了衙門往正東而行走不遠只覺身体沉重妖狐着忙心
中暗想說我代了這顆印乃是朝廷的国宝如何駕風行走不如
把這顆印擲在大江之中趙國盛難以找尋冤仇以報回轉深山

再去修煉精邪想罢望定江中咕咚把印擲在小內箭風而去這
且不表且說的是黑石白石兩個精怪奉金花圣母的命會要破
天師的神印來到江西變作两个三門白杯竹橋二仙白日里在
鬧市街前開一个會館與人設會俵晚藏在江心水府之內這一
日二妖正在江下閑行忽听一声水响打上面沉下一物二怪拾
未閃目矚睛認的是巡按宝印精邪看罢心下奪乎此物乃是欽
差的至宝什么人拿來擲在江心其中之有元故待我兩指算上
上自然明白說罢一齊插指早知其意两个精邪不由的心中大
悅滿面生春白石精往黑石精說賢弟你我奉金花圣母的命令
至破天師的宝印來至江西有半載还多並無机会誰知今日偷
巧合訖你我功成事就這顆印乃是狐仙與趙國盛有仇因此偷
來擲在江內趙巡接失了此印他的前程就不保一定着急差人

尋我咱如今把此印拿定在江西城內方近村庄我一個年青的
孕如用法力將他設來用桃木丁釘住上面画上拘魂神咒不可
日晒慢上的阴干用射香燻透作成高麗紙的模樣代在身邊若
遇机元就到按院的衙內見趙國盛獻印他若得

情答覆咱並不受他謝禮只叫他把人皮紙拿去求天師的九官
八卦五雷神印此紙乃是人皮制就里面又有明血隱藏五雷印
往上一用定把神光冲散豈不是一条良謀妙計况趙國盛乃
本处的按院看他的情分張天師一定要用神印黑石精不由的
鼓掌大笑說哥你的高見不差就依兄長行事二怪說罢一齐出
江焰旧还变作玄門老道假称算命的脚庄鄉村之內尋我年青
孕如
這才是
二怪变作玄門客

要找怀胎女如人 口内吆喝來算命 遊行散步串鄉村

竹板打的連声响

說道是

阴阳有准妙通神

疑難心事來問我

未卜先知大六壬

善會除邪退妖怪

道高德重神見欽

按下二妖吾不表

把話橫更另有因

且說江西城外有一坐桃花山下有一坐洪家村內住着一家
百在此人姓陳名喚陳德崙門販药材爲生幼年取妻李氏家中
還有七旬老母這一年陳德出外經營一去半載竟不同歸他的
妻母在家每日思想婆媳兩泪眼愁眉哎声嘆氣

陳德之母思想子

老人盼望心不安

每日終朝長嘆氣

双眉緊皺代愁煩

眼望李氏叫媳婦

我的兒

仔細的神听我言

你夫經營身在外

一去半載不同还

世土惟有娘疼子

常言說

兒行千里母心担

自從冤家离膝下

我這里

盼子回家眼望穿

心迷意亂將他想

亦不知

吾兒多咱回家園

昨晚作个不祥夢

莫非是

出外陳德灾星纏

嬌兒若有疎失事

我的那

性命殘生保不全

奶上說到這句話

止不住

珍珠乱吊滚腮边

李氏問所知刀攪

不由的

一陣悲哀心痛酸

口中不子明言語

腹內奪平三兩番

我的那

夫主經營長在外

閃我青春守孤单

偏遇看

腹內怀胎十月滿

未知券女與生男

丈夫若不同家轉

你叫我

舉眼無親誰見怜

雖有瘦七年高邁

老人如何焰管咱

李氏想到傷心處

口中嘆氣泪連七

婆媳正然心慘切

忽听的

竹板吧七响振天

陳德的更母正在房中悲痛忽听外边卦板連敲响声振耳李氏

新刻五毒傳卷一

係屬頭
篇錯簡
在此

初春書房閑坐閑來閱覽殘篇古今與廢幾千番多公奇閑

罕見大明嘉靖登基皇爺駕坐金駕盤盤五谷太平年真乃

河清海宴只因陶謙献術惹起大禍福天群妖作怪大无端

齊把江山混乱張天師斬怪除妖仗法力打救民間都洋湖

内惡争食飯府台官大哉治伏金花圣母群邪胆战心寒大

與正教滅妖仙從此精即水断后人观看到此信筆增補重

篇最喜書中有根源寫出五毒小傳

几句荒言内引献異術陶謙害民嘉靖俞煉丹延寿田天行玉帝

動怒降灾星群邪混世與正教天師誅怪名曰五毒傳

陶謙献術害劫水民

天師除妖請眾神

擒拿五毒施法力

函傳美名到至今

四句提綱叙過另接受貧窮陶三紫病只純陽夢授神机伏仙
丹点石成金生邪念犯法被界五毒傳由下鼓詞

話說大明嘉靖帝登基江山一統四海來朝民安軍享這且不表
且說北京城張儀門內住的有个居民姓陶名謙排行第三為人
伶俐机巧自幼学會皮匠皮日糊口祖上七代皆敬純陽大仙家
中懸掛呂祖的圣相每日上香焚烛恭敬如在陶謙每日請香剛
剛只勾自己吃用運敗時衰竟成一病十天才出汗

這才是
皮匠陶謙時不至 身染热病害傷天
尚在炕上如酒醉 渾身遍体似刀剗 口干舌燥只發渴
心中亞寒滾泪煎 孤身独自无家小 熬药煎湯誰上前
一病十天才出汗 難滿灾消身体安 雖然病好難動轉
手内空虛无有錢 病好之人憑吃食 餓的也

開言往婆上說母親我丈夫出外不回咱婆媳心下九員外面卦
板所响定是算命先生待奴家把他請來求占一卜問上你那兒
子多咱回來咱也好放心老人家聞听滿心欢喜說你快去叫來
李氏慌忙迈步往外所走睜開杏眼觀睛只見那打板的乃是兩
个玄門老道李氏一見点手高叫說那兩位道爺往這里來奴家
煩你占算一卜且說黑石白石兩個精怪正往前走听見有人叫
他止步抬頭閉目觀看 這才是 二童聞听人呼喚

止步抬頭認假真 只見他 口吐娇音是如女
門内站定一叙裙 雅淡梳妝多俊俏 年輕美貌正青春
眉如新月秋波眼 桃腮粉面称朱唇 烏髮緊炤高絲髮
耳代丁香良度金 藍巾衫单襖綿袄 柳腰入帳紀罗裙
身形半露門外站 他的那 裙下金蓮看不真

二怪眇見是女子 不由大悅曰生春 二怪上前齊控背
眼望着 李氏開言把話云
二怪豎行几步來到李氏的面前一齊控背說善人呼喚貧道二
人莫非要問卜決疑女子回答說正爲此事說罷將兩個精邪就
讓進院內只因李氏問卜惹了一場滔天的大禍未知婆媳的性
命如何

古
文
釋
義
三



